

关于阿勒泰的记忆，似乎每一段都与那条纵穿了整个山谷的河有关。

童年在诺改特村，漫长的冬天过去了，就意味着再也不用凿开冰冻的河面取水，同时也意味着放牧的生活即将开始。

从小，我就很少从大人们口中听到“春天”这个词，因为常常来不及发觉，阿勒泰的春天就悄悄地过去了。有人说，“阿勒泰”的意思是“六个月”，因为这里的夏天和冬天各为六个月。这种说法立马让那片大地多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，倒不是因为一年有四个季节，而是人们多了一份对春天和秋天的期待。

当冰雪完全融化，大地一个劲地在变绿时，我家的牛也在一个劲地想逃出铁丝网。外面的草场，新的生命已经露出头，在摇摆着向天空伸去，奈何它们是有主人的。要是让我家的牛得逞了，那草场的主人肯定要闹上好一段时间才肯作罢。那些年，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和爷爷每隔几天就要提着钳子沿着铁丝网巡逻。看到哪条铁丝弯成了曲线，爷爷就拿起钳子夹住中间段，用力地拧上几圈，铁丝就绷得无比直。等爷爷加固后，我再上手扯一扯，然后装模作样地点点头跟着爷爷继续巡逻。但牲畜始终是牲畜，它们无法拥有同人类一样复杂的感情，至少我家的几头牛不会拥有。它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这几亩地，爷爷拖着白胡子和铁锹要浇一夏天的地，不知道爷爷的腰比去年又弯了一点，不知道爷爷已经是老人。它们只知道低下头吃草，走一步吃一会儿，沿着铁丝网。还可能在一个上午或者下午，外面的草场就会传来爷爷的叫骂声：“哎！该死的牛，又从哪里跑出来了！”

当克兰河越加波涛汹涌，就意味着终于要开始春种了。农牧结合的生活爷爷已经过了四十余年，那块巴掌大小的地里，他种得最多的是玉米。那是一种青贮玉米，是留着给牛过冬用的。就算是这样，那几亩地总会留上一小片拿来种水果，黑加仑、西瓜、哈密瓜和草莓，每年轮着种。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能种在地里，浇浇水、松松土便能得到

就好了，我要种两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，一个去放牧，一个去种地。我要和爷爷坐在树荫下吃水果，听广播。趁着太阳没落山，再仔细看看他那弯着的背。

地里玉米的嫩芽破土而出，可怜的牛儿们便开始了流浪的生活。我更可怜的是自己，作为这些牛的小主人，我也将陪它们一起去流浪。六岁前后的那几年，我刚刚跟在爷爷身边，一起学着放牧。那时家里的财产还算多，除了牛，还有绵羊和山羊。奶奶养的那几只鸡更像是家里的不动产，从我记事起，院子里就有它们的身影。奶奶一直舍不得吃掉那些鸡，于是养了一年又一年。最后老的老死，剩下的让附近的野猫野狗饱餐了一顿。好在还是卖了几年的鸡蛋，补贴了一点家用，这样就感觉没那么亏了。

那几年我和爷爷是骑着马去放牧的，天刚刚亮，就赶着牛羊出门。沿着河畔，我们一直走，走出村，走进山。一路上也没什么特别需要做的，牛羊们在前面悠闲地走着，我们只需要跟在后面保证没有掉队的就好。无聊时我就看看绵羊的屁股，那是它们积攒了一生的宝物。它们走起路来屁股一上一下地摇晃着，好像下一秒就要掉到地上似的，让我担心。马鞍上绑着的皮壶随着马的步伐传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声音，像空肚子喝饱了水时肚皮里传来的水声一样。壶里是奶奶准备的饮品，里面放了切成小块的奶疙瘩、杏干、葡萄干和白砂糖，再倒入热水后封口绑在马鞍上。一路上这些美味在壶中翻江倒海，等再倒出时就是酸甜解渴的上等饮品了。

不知道翻了几座山，就到了一处较为平坦广阔的草场。没有了河水的哗哗声，这里安静得能听到一棵草与一棵草的相拥。每年的夏天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没有主人的草场上放牧。其实就是跟着牲畜去，再跟着它们回来。我常常好奇，既然牛羊们都熟悉来去的路了，那为什么还要人跟着一起去呢？那时我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不是人跟在后面，它们指不定就在哪里丢了一只，或者在哪里走



月光城 散文

克兰河畔

(外一篇)

巴燕·塔斯肯

进了有主人的草场。

毕竟在这些牲畜的眼里，这天下所有草场都是没有主人的。

后来，家里唯一的一匹马被爷爷卖给了村头的一户回族人家。所以，那时我们放牧的坐骑变成了一头黑驴。骑驴倒是用不到马鞍，只需要盖一层垫子就骑着上路了。难过的是，骑驴显然没有骑马威风，感觉整个人都矮了半截。股间也磨出了两个水泡，让我好生疼了一周。再到后来，就是和爷爷巡逻铁丝网的那几年。我已经是个十岁的男子汉了。不过那时已经没有任何牲畜可以给我当坐骑了，我开始怀念那头黑驴。那年的财产中没有羊的身影，牛也没剩下几头。

每次跟在牛的后面翻过了几个山头后，我常常瘫坐在一条小溪旁的岩石上。看着慢慢悠悠远去的牛，我学着爷爷的语气说一句：“要不是那黑驴被该死的小偷偷了，我就可以……”

那些年在克兰河边种地放牧，背朝着太阳去，背朝着太阳回。每件事情重复地忙上那么几次，四季就那样过去了。

河边的捡拾人

阿勒泰被称为夏天的六个月里，小叔常说的几句话是：那有什么用呢？公家都不管，你操什么心？捡垃圾的爷孙俩……

爷爷从不听小叔的劝阻，反倒小叔如果再多说几句，便会被爷爷训斥。所以小叔总是走到河边，阴阳怪气地说上那么几句后匆匆离开。而我和爷爷早已习惯于此，对于小叔说的话，我们从来都是置之不理，然后在河边继续着捡垃圾的工作。

克兰河的水源来自一大一小两条山沟，我们称之为大东沟和小东沟。那里是克兰河的上游，也是通往不同草原的必经之路。山沟的阴面长满了松树和白桦树，茂盛的青草一直蔓延到山脚下的河边，河中常能见到狗鱼和鲫鱼的身影。在炎热的夏天，那里是城里的人们避暑的胜地。他们沿着河边的土路，将车开进大小东沟，在河边支起帐篷露营。他们将一周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烦恼带进山里，一直消化到傍晚，才带着愉悦的心情又回到城里去。但许多时候，他们忘记带走的那些饮料瓶、食品包装袋、啤酒瓶……随风吹向大山的各个角落，顺水流向克兰河的下流，成为

我们的烦恼。

每年春天的大水过后，母亲河都会冲来许多断枝和残缺的树木，供村里的人们做过冬的木柴。村里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夏天还没结束，就要储备过冬的木柴；冬天还没开始，坐在墙根的老人就已经在等待着雪花落下。一场风赶着一场雨，村里的人们来不及过完当下，就要忙着走向明天。所以诺改特村的夏天，我们除了放牧和浇地，剩下的日子就是沿着河畔捡木柴。但总是捡着捡着，就变成了捡垃圾。

每当察觉到我的不耐烦时，爷爷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给我，并说出那句常说的：“我们体内的血液，一半是母亲给的，一半是克兰河给的……”于是，我只好继续跟爷爷在河边捡着。

既然无法阻止爷爷，我只好动用我的小聪明来减轻工作负担。我们沿着河岸走，每当我先爷爷一步看到了哪个垃圾，我就指着另一个方向问爷爷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爷爷说：“在哪里？”

我说：“就那个。”

爷爷说：“那棵树吗？”

我说：“对。”

爷爷说：“噢，那是一棵云杉。”

说着，我们就走过了之前那个垃圾的藏身之处。

我背着的尿素袋里大部分是河水冲到岸边的木柴，而爷爷背上的尿素袋里大部分是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，除此还有几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和树根。爷爷听父亲说过，那些有图案的石头和形态好看的树根都是可以卖了换钱的。所以院子一角多出来的那堆鹅卵石，就是爷爷一块一块从河边捡来的。它们躺在角落里，经历一夏的风吹日晒也没有人来买它们。但爷爷还是会不时地捡来几块新的石头，堆在上面。小叔对爷爷的这一行为依旧是不理解，他会背着爷爷气我说：“爷孙俩捡完垃圾开始捡石头了吗？”

只有我知道，或许眼前的这个老人，他在年轻的时候从不会相信“石头可以卖钱”这种看似荒谬且虚缈的事情。因为那时的他朝气蓬勃，常幻想着能做成一些大事。他常觉得有足够的时间，可以靠双手去获得想要的一切。但当他一直行走在时间里，慢慢变成了一个老人时，那些曾以为唾手可得的现实和梦想，也没能一一实现。于是那些曾被认为缥缈的事物，如今好像成了老人生活中另一种意义上的希望。